

亦舒作品集

第三辑

作品
65

一把青云

无账可算，两人的感情实在太纯洁，他没欠她，她也不欠他，
在今世真是难得的。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亦舒作品集. 第3辑 / (加) 亦舒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 4

ISBN 7-104-01597-3

I. 亦... II. 亦... III. ①中篇小说 作品集
加拿大 现代②短篇小说 作品集 加拿大 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880 号

亦舒作品集(第3辑)

作者: 亦舒

责任编辑: 黄艳华

策 划: 林 飞

装帧设计: 林红云 侯伟琼

出 版: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

联系电话: 010-62127285

印 刷: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0

字 数: 28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4-01597-3/I·717

定 价: 240.00 元(全套 20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可与承印厂联系。)



亦舒小传

亦舒，原名倪亦舒，浙江省宁波人，是香港名作家倪匡（卫斯理）之妹，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掀起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亦舒热潮”。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既轻松有趣，又雅俗共赏。亦舒今天所以能创造“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盛景象，除其禀赋外，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且视角敏锐，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此惊世佳绩，诚令人激赏。

通过她的作品，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



亦舒作品集

第三辑





一把 青 云



顾晓敏第一次看见范里，是在杜格拉斯学院先修班的报名处。

范里不擅英语，他正在与一个洋女用手势比划，努力说出她的意图。

早十年八年，甚至是三五七年，外国的人还大都淳朴可爱，乐于助人，今时今日，他们的态度也大不相同了，只见这名染假金发的女子一边翻阅文件，头也不抬，就这么懒洋洋地说：“不会说英文，却来做英语国家的居民？”

晓敏身不由主，忽然发觉双脚移前两步，她正在吃惊，嘴巴也已经张开来，这样说：“她要的不过是一张报名纸，她正打算来学习英语，我们应当给她一点鼓励，是不是？”

晓敏那标准女皇的英语使洋女抬起头来，晓敏笑咪咪看着她，洋女立刻大路调头，把报名单交给晓敏，“她是你的朋友，怎么不早说？”

晓敏转过身把单张交给范里，“要不要我帮你填？”

范里一句粤语都不会听，静静地看着顾晓敏，准备随机应变，对方一定是从香港来，动作磊落，外语流利，手腕上戴一只男装蚝式表，另外一只手提着公文包。

顾晓敏打量秀丽的陌生女子，聪明的她

立刻明白过来，改用普通话说：“你自中国来。”

范里点点头：“是，谢谢你帮忙。”

“你能够填写吧？”

“我试试看。”

晓敏没有与她交换姓名履历，猜想她想保留一点隐私。

晓敏还有正经事要办，匆匆走上三楼，处理完毕，到停车场取过车子，一驶出大路，便看见适才那个女子，在公交车站上等车。

这是一个微雨天，等车并不好受，不知怎地，晓敏对这个短发素脸高挑身段穿牛仔褲平跟鞋的女孩有点好感，她把车子慢下来，按一下喇叭，暗示愿意让她搭顺风车。

范里看见了却连连摆手婉拒，一边手指着后边驶上来的公交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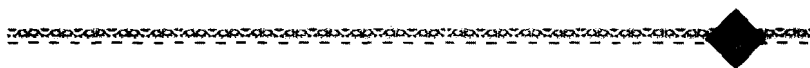
千万不要搭顺风车，这是家人千叮万嘱的忠告，不管司机是谁，走的是哪一条捷径，都不可上车。

后面的喇叭响起来，晓敏只得把车开走。谨慎的人都是聪明人。

晓敏把车驶回家去。

第三次碰见范里，是在橡树脊商场。

晓敏本来没有看见范里，正低头为10岁的外甥女儿挑地球仪，因为小孩连中国在什



么地方都弄不清楚。

商场在播一首歌，叫《我的心有一个洞》
我的心有一个洞，一直通到中国去……他们
外国人相信在地上挖一个洞，只要够深，便可以
穿过地心，在中国钻出来。

晓敏茫然，没想到真的在出生地另一边
活下来了。

敏感的她一阵哆嗦，幸亏她大姐晓阳不
让她有机会悲秋，在另一角大声叫：“晓敏晓
敏，过来这边看特价货。”无论到哪里，香港
人嗓门最大，为自己争取惯了，一时间怎么改
得过来。

晓敏一抬起头，看到张雪白的鹅蛋脸，正
是拒绝顺风车那位小姐，两人一照脸，同时点
点头。

晓敏反正有空，顺口问：“买东西？”这
真是废话，在商场里，不来买东西难道来偷东
西。

范里嗔嘴：“麻烦你帮帮眼。”

她的手放在一架电动打字机上。

晓敏立刻义不容辞地过去研究一番，叫
店员过来讲解功用，她指指一架最小巧的说：
“这只牌子好，价钱适中，功能太多也用不
着。”

顾晓阳过来拉住妹妹，“喂，叫你你没听

见吗？”

晓敏向范里点点头，偕大姐离去。

售货员说：“你的朋友真热心。”

真的，范里想，哪来这样热诚的香港人，不是说他们只愿向钱看吗。

“信用卡还是现款？”售货员问。

范里连忙答：“现款。”

那边厢顾氏两姐妹边走边谈，大姐问二妹：“那女孩是谁，好漂亮，像哪个电影明星似的。”

“不，她是补习班学生。”

“你的高足？”

“不敢当。”

“几时开学？”

“下星期。”

晓阳笑，“你真热心公益，这边教完儿童中文班，那边又去教成人英语，三块钱一个钟都拿不到，白贴汽油时间精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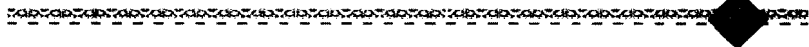
晓敏笑：“你赚多点不就行了。”

“还说呢，叫你去念地产经纪课程都不肯，不然那七个巴仙的肥水就不用落别人田。”

“我没有兴趣。”

晓阳悻悻然骂：“坏脑。”

真的，晓敏好不惆怅，说得太对了，母亲



生她们两个，晓阳一副小生意人头脑，到哪里都开花结果，些少微薄本钱，低价入，高价出，总智能地留一点点余地，所以至今未曾输过，一本万利，自香港做到温哥华，荷包肿胀，宛如地产界一流高手。

晓阳此刻往返两地都乘搭头等飞机。

她最遗憾的是没有个好助手，把希望寄托在晓敏身上，晓敏又另有一套。

“时间不用来赚钱就是浪费时间”是顾晓阳的至利名言，不错，至利名言。

走向停车场途中，晓敏忽然问：“姐姐，我长得可好？”

“你？”晓阳退后两步打量妹妹，“不，你不漂亮，有点气质就是了。”

晓敏一点都不领情，“谢谢你。”

“一起去看房子，来。”

“有什么好看，一个人躺下来，不过六乘三，你听拿破仑说过没有，他情愿做法国乡间一介农夫，而不是杀人如麻的拿破仑大帝，还有，所罗门王逝世时慨叹生命空虚又空虚……”

晓阳瞪她一眼，“你来，还是不来？”

“狄更斯说……”

晓阳大喝一声，“有完没有！我们各走各路。”

晓敏犹自不放过姐姐，拉拉她的貂鼠大衣，“拿人家的皮来遮自己的皮，是不道德行为，你可知道要杀死多少小生命才能做这件衣裳？”

“这是国家主要生产之一，你懂得什么。”

“忠言逆耳。”

“你还不去教上大人孔乙己，”晓阳几乎没落下泪来，“老师，你饶过我好不好。”

第四次碰见范里，是在课室里。

晓敏点名：“白小慧、唐大钧、曾新生、范里……”

范里便是那个短直发中分，皮肤雪白，高高瘦瘦的少女。

范里比晓敏讶异。

没想到她是她的老师。

晓敏发出讲义时向范里笑笑，随后在黑板上写顾晓敏三个字。

下课后，范里留在课室一时没走。

顾晓敏擦净黑板对她说：“你的底子不错，只要多听多练多讲即可。”

范里笑了，说得好不轻松，做起来就比较困难。

晓敏这才伸出手来，“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咖啡？”



范里连忙点点头。

走到售卖机器边放进角子按了钮反应全无，晓敏一语不发伸出穿着球鞋的脚大力一踢，仍然没有结果，范里学着同伴的样子也在机器上捶下来，卡达一声，机器开动，杯子落下，注入咖啡。

晓敏对范里说：“必须残忍。”

范里不由得笑起来。

冬季，天早黑，两人走过校园，晓敏问：“一个人还是随家庭移民？”

“兄嫂过来已有好几年，”范里答，“他俩在缅街经营一间川菜馆。”

“你原是四川人？”

范里笑，“不，川菜的材料比较容易控制。”

看情形十之八九她也在饭店帮忙，可是身上没有一点油腻味。

“你呢，”范里问，“你能告诉我关于你的事？”

真可爱，这么客气，晓敏笑，“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姐姐入籍后申请我，我在本家的职业是新闻记者，到了这里，颇无用武之地。”

“那么你一定擅长写作。”范里有点兴奋。

“当然需要撰稿。”晓敏停一停，“你在家

干什么行业？”她觉得范里似十分熟行。

范里笑笑，“我曾在出版社任校对职。”

噫，没想到是行家，晓敏觉得非常有亲切感。

“可喜欢此地？”

范里但笑不语。

“你住在哪个环头，让我送你一程。”

“不用客气，我乘公路车就很好。”她仍旧婉拒。

晓敏不想勉强她。

范里忽然有感而发，“你们香港女孩都有个漂亮的名字。”

“噯，香港事事走在尖端，替女儿取起名字来却出奇保守传统，永无别出心裁之他举，叫一声美玲或是嘉欣，三百个人应你。但是，叫范里是什么意思，一本万里？”

范里骇笑，香港人本色果然露了出来，“不不不，”她双手乱摇，“是前程万里。”

晓敏汗颜，唉，怎么没想到，耳染目濡，想清高都不行。

停车场到了，晓敏问：“你肯定不要搭顺风车？”

“真的不用，谢谢。”范里向她摆摆手。

晓敏把车驶往姐姐家。

车子才停下，隔壁邻居太太便自花园走

过来，搭手在车窗上问：“你也是林家一分子？”

晓敏的姐夫姓林，晓敏看着那五十来岁的妇女，“有什么事吗？”

“你们日夜不停的玩麻将牌是不是，吵死人。”她抱怨。

晓敏温和地答：“距离这么远，恐怕要用助听器才听得清楚呢。”

“相信我，深夜清晰可闻。”

“晚上十点不算深夜吧。”

她俩尚在讨价还价，有商有量，晓阳已经推门出来吆喝：“攀亲戚乎，有什么好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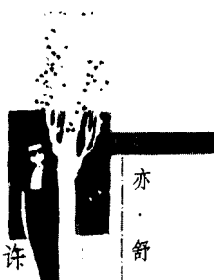
外国太太吓了一跳，尽管听不懂也退让三步，喃喃说：“她好凶。”

“当然，”晓敏回答：“她是香港皇后，我们都是她奴婢，怕她怕得要死。”

那洋妇笑了。

晓阳一手拉开车门，恼怒地问妹妹：“你嚼什么嘴。”

晓敏连忙拉姐姐回到屋内去，晓阳挣脱她手，瞪着她：“你怕那洋婆子？叫她到大会堂去投诉好了，一天到晚唠唠叨叨抱怨，这里煎一块咸鱼，她又闻到，这里请客，她又嫌吵，我竟不能在我的土地在我屋子里做我想做的事情，荒谬。”



晓敏拍拍大姐那厚实有肉的肩膀，“也许她只是寂寞，想找个人谈谈。”

“这是一个自由国度，明日我就去同省长投诉她投诉我。”

“一人让一步就没事。”

“不能让，一让她更要把我当中国苦力。”

“这样吧，干脆把她的房子也买下来，买、买、买下整个山头，盖一个公园叫晓阳皇后公园，门口挂一个牌子，上面写‘洋人与狗，不得入内’，好不好，你说好不好。”

晓阳瞪着妹妹，扬起手来，啪一声打在晓敏膀子上。

姐夫林启苏笑着出来说：“妹妹一来就热闹。”

晓敏拉着外甥女儿的手，“小太阳，告诉我与你母亲相处之秘。”

她们一大一小坐下研究地球仪。

林启苏过来说：“妹妹你那公寓住得舒不舒服？”

“不知道多适意。”晓敏不经意地答。

“你进货时很便宜吧。”

“嘿，25年分期付款，有得好捱。”

“有人出价，给你赚百分之百，你且搬到我们这里来往，先赚它一票。”

晓敏不置信地抬起头来，“谁替我买？”



“一位心急的家长，你那头近大学。”

“不卖。公寓我自己要住，你同那位家长说，留学生最好住宿舍，与师兄弟姐妹打成一片。”

林启苏笑，“他们肯听才怪。”

晓阳过来说：“你不用跟她说，她爱搞洋务运动，看我们不顺眼。”

晓敏暗笑，这样固执有力的姐姐，却无法说服10岁的女儿在家讲中文。

晓敏手中正拿着小阳的作文功课读：“1871年我国开始建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铁路于1885年完成，统贯我国……”

晓阳叫：“快过来喝汤。”

饭厅的长窗对着后园，樱花盛放，一阵风来，雪白的花瓣纷纷颤抖落下，晓敏走到石凳上去，还未卧下，已经沾满了一身落英。

这样诗情画意的环境，令晓敏想起彼岸的人来，一下子涌上心头的，都是他的好处。

大学毕业的两年，在第一份工作岗位上认识他，并不是那种眉开眼笑型的美少年，但一件白衬衫，一条卡其长裤，已足够显出他的英姿。

晓敏离开的时候，他正与三五友好全力搞一本杂志叫《香港之声》，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出六个月大抵就把老本蚀光那

种，里页的政治漫画大胆抵死，晓敏看着一边害怕一边笑得落下泪来，她这样形容：“不要说是画的人，看的人恐怕都会吃枪子儿。”

稍后有人告诉她，作者正是她的他。

他没有来送飞机，那天是他的截稿日，走不开。

晓敏还以为已经忘却他。

她自斟一杯威士忌加冰，朝着满院落花举一举杯子，吟道：“谁道闲清抛却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似旧……”晓敏在此处忘却数字“……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朱颜。她伸手摸摸面孔，朱颜是红粉绯绯的脸蛋吧。

她干却手中之酒。

小阳出来说：“妈妈叫你。”

晓敏伸手去摸外甥面颊，“这才是朱颜。”

那小女孩却笑说：“不，我的名字叫茱莉亚。”

那些诗词歌赋都是他教她看的，他的中文程度相当高。

他对她的影响也很见功，晓阳一直觉得妹妹变得古灵精怪，就是这位男生的德政，本来好好蛮秀气的女孩子，跑新闻之后，忽然大刀阔斧，不拘小节起来，喝了两杯，往往手舞足蹈，价值观也变了，动辄抱怨家人有铜臭